

詩

說

考

略

詩說考畧卷四

海門成 俱左泉著

逸詩考

逸篇

南陔 白華 華黍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宐黍稷也 又曰南陔廢則孝友
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詩說考畧

卷四

一借芳閣藏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

陸德明曰三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

義猶在也

張子曰人或云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范氏處義曰笙詩六篇意其引人所歌故無有習其辭者是以亡之然孔子所存之詩幸有其意又有六月之序可據豈當置而不論

詩疑引曰果無辭則當曰笙調不當曰笙詩燕禮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
宮新宮今亡非卽斯干也將謂管詩亦有聲無辭
耶又引朱氏曰既有聲無詩則樂譜也夫子刪詩
而繁樂譜者何也然則如武宿夜之類何以不入
周頌也

黃氏樵曰辭雖亾而義不可亡卽其義可以悟其
意卽其意可以知其辭然東哲之補亡詩則過矣

東哲補亡詩見文選夏侯湛

亦有補南陔詩見世說注

呂氏祖謙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咏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簫相和而歌乎

嚴氏粲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卽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其序所言之義存耳

葉氏適曰南陔白華指言孝子當有其人與其事由庚崇邱由儀三篇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實順生

長之理實無天闕之患實遂土地之性皆知其所
以致之之由非泛然以意言之也其辭雖亡而繫
詩者既已明著之亦不得而沒也

朱氏載堦曰或謂笙詩无起有聲無辭愚見論之
不然也今夫畫角之類其爲器也五音六律未能
備具也而其三弄之曲尙且有辭焉何況笙乃五
音六律備具之器而六詩既有聲矣安得無辭乎
既無辭矣安得謂之詩乎又安得復有南陔等名

與夫孝子相戒以養等義乎以此觀之則彼有聲無辭之說滯闕不通矣

郝氏敬曰夫聖人刪詩非刪禮也笙歌相問自有禮儀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空名寄之雅中辭生於心聲託於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一問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卽合有三百笙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耶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

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
爲有聲無辭之徵今案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
狸首而騶虞有聲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
奏肆夏樊遏渠案肆夏卽時邁樊遏爲韶夏卽執
競渠爲納夏卽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
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卽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
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
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清也謂管奏維

清於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卽樂也
未有有聲無辭之樂謂歌有辭可歌笙有腔譜無
辭是謂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辭腔譜所以謂
辭也王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所謂
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
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此序謂其辭亡者是也

由庚 崇邱 由儀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

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又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邠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

陸氏德明曰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山

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右詩序○按以笙詩爲有聲無辭始於董氏道廣川詩攷其說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時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工師肄業朝夕其事是以因其器識其聲而知其義之如是也然則亡其辭

者乃本無之非失亡也至朱子集傳據儀禮鄉飲酒燕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遂從商紛笙與歌異之說定爲有聲無辭而黃氏震復沿商氏論語亡字皆讀無字之說而申解之謂古者亡卽無字毛公漢人漢氏以亡爲無併援王雪山所引西漢亡一人之獄爲據於是後儒聚訟不決今綜觀諸家辨論仍以從鄭箋者爲長故錄

冠逸詩之首

狸首

周禮樂師凡射諸侯以狸首爲節

儀禮大射儀樂正命太師曰奏狸首則若一太師
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

樂記左射狸首右射騶虞

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禮弓文

劉氏敞曰鄭氏以射藝所引曾孫侯氏爲狸首之

詩非也騶虞采蘋采蘋皆在二南則狸首者亦必其儔矣疑原壤所歌卽是其章首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狸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林氏光朝曰狸首風也

鄭氏樵曰騶虞狸首采蘋采蘋古之樂節也日用之間不可闕也今狸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逸之也

江氏永曰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卽原壤所歌之
兩句也執女手之卷然女爲爾汝之汝蓋久役於
外而歸與其室家會遇是以執手以致其欣慰故
射義云狸首者樂會時也首句興體引起耳此詩
以兩句爲一章其下仍常有數章今亡之矣射至
三射歌詩擊鼓以爲舍矢之節每歌一詩上射下
射各發一矢奏樂者欲其間若一發矢者遲速亦
必與之相比此爲尤難詩句不可過多故於詩之

章句短少者取之采蘋采蘋四句騶虞三句

草蟲不用

者詩句
多也

狸首兩句於詩義不甚重重其音節耳狸

首兩句似太少歌宜永言鼓節宜疏緩亦可容兩

矢意當時必有譜如投壺之圖若射義曾孫侯氏

八句乃咏射事之詩其詩仍不止八句今見大戴

投壺篇此豈可爲射節且篇名狸首亦何所取義

乎鄭注狸首卽曾孫詩失之矣唯呂氏知引原壤

歌又謂曾孫亦狸首詩則二詩豈可強合皆不明

射節詩句不可多之故耳

經義考今考定麤首

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

女強飲強食貽女曾孫諸侯百福

考工記文○大戴禮作嗑而不寧侯

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而食曾孫侯氏百福自虎通作嗑而不寧侯爾不朝於王所以故天下失業尤而射爾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比以庶士小大莫處

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射義文

賁參旣設執旌旣載于侯旣抗中獲旣置弓旣平張
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旣順乃讓

乃揖乃讓乃隕其堂乃節其行旣志乃張射夫命射

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旣獲卒莫

大戴記
投壺文

狸首四章一章七句三章八句

鄭氏康成曰狸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其
詩有射請侯首不朝之言

按漢書郊祀志周靈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衰

宏廼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
朝者也史記封禪書曰設射狸首徐廣曰狸一
曰不來惠定字引禮說云不來反爲狸猶并夾
爲簡終葵爲椎邾婁爲鄒勃鞞爲披壽夢爲棗
不可爲叵後世反切之學出此

周伯琦謂古無
安國外傳勃鞞

內傳作披○羊舌職說苑作羊殖舌職爲
瓊也顧孫師之子爲申詳顧孫爲申也

熊氏明來曰狸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在騶虞之
下采繫采蘋之上想見孔子刪詩之時其詩已逸

詩言三十一
不然則其詩未必見刪於聖人也首章必有狸首
二字故以名其詩小戴射義所記大戴投壺篇所
記必第二第三章也不幸逸於詩家幸而畧傳於
禮家小戴得其一而大戴尤詳

朱氏彝尊曰劉原父七經小傳以原壤所稱二句
謂是此詩章首然諸侯射時大夫庶士咸在不應
歌女手卷然之句近於滑稽矣竊恐不類若攷工
記大戴禮祭侯之辭與曾孫詩連類非書其爲狸

首詩無疑今析爲四章詩雖亡其大畧猶在特闕
章首語耳然亢而射女女蓋指狸首而言則亦不
爲闕如也俊儀王氏謂狸首新宮先孔子而亡恐
非篤論又按武進鄒華敏作詩傳闡謂瓠葉之詩
云有兔斯首卽係狸首此穿鑿無據不足信也

按竹垞考定狸首據鄭氏及熊氏說也不知曾
孫八句與騶虞采蘋采蘋迥別且不見篇所以
名狸首之義何從知其爲射節之詩至考工記

祭侯之詩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
抗而射女是諸侯將離心解體周公制作明備
之時列辟同風不應以此播之聲樂鄭氏以其
下文有貽汝曾孫而牽合之益滋戾矣夫射節
之詩不可太長誠如江氏所云劉仲原謂騶虞
采蘋采蘋皆在二南鯉首亦必其儔欲以原壤
所歌當之固自可信倘以女手句近於滑稽爲
不類則從江氏女讀爲爾汝之汝於義較安亦

無嫌於變也然則大小戴所記何屬乎曰以爲
逸詩則可以爲龜首之詩則不可

采薺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鄭康成曰肆夏采薺皆逸詩

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

熊氏朋來曰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曰場
中采茨趨中肆夏惟玉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采

齊行以肆夏孔疏不能引大戴改正後儒反以周禮玉藻爲據不知其文誤當改也朱文公雖改正於儀禮經傳通解而小學書未及改正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禮之註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未及改正其誤處也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如今之註疏於理舛矣學者當依大戴注以趨行二字非獨朱文公之意亦鄭康成之意也

按劉安成詩傳通釋以楚茨爲卽采齊蓋由誤
讀康成玉藻註也

新宮

儀禮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婣聘於宋宋
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後漢書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登老禮詔

曰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升歌
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於庭

鄭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

王氏應麟曰新宮或謂斯干也

鄭氏樵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商佾曰管與
笙類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昭公二十五年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
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以播歌詠蓋未有有詩而

無辭者周禮祈年飲豳雅於籥管籥之類必得其辭

錢氏徵之曰左傳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且迎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意宋公所賦必是斯干之末章詠乃生女子事正爲婚姻發耳

王夏 肆夏 昭夏一作納夏 章夏 齊夏

族夏 祿夏一作鵞夏

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

左傳金奏肆夏之三

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

杜氏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騶夏

鄭氏康成曰夏大也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旅類也

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韋氏昭曰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呂氏叔玉曰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顏氏達龍曰韋昭之說與呂叔玉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卽三夏之異名也

按九夏皆詩篇名杜氏預注左傳以三夏爲樂曲劉氏微謂因文王鹿鳴之三皆言歌而三夏

獨言金奏故疑其無辭鄭氏樵宗之亦謂九夏
乃堂下樂皆有調而無辭然笙詩六篇言奏不
言歌朱子以爲有聲無辭諸儒歷引經典以申
毛鄭之說則九夏亦笙詩類也安得以言奏爲
無辭乎或又謂曰樊遏曰渠是肆夏之第二第
三曲若以執競詩爲樊遏周公制禮所用不得
預歌成康不知執競之詩曰不顯成康上帝是
皇毛傳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箋以爲成安祖

考之道蘇氏轍李氏樛皆從其說朱子初注執
競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
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於
呂氏讀詩記中則亦毛氏之說也後從歐陽公
本義而定集傳始闢毛鄭然呂叔玉指執競爲
樊遏韋昭以遏爲韶夏朱子仍采其說而不辨
其非蓋亦無以證其必不然也且果祀成康則
是康王以後之詩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據韋呂

注國語是篇所謂過卽韶夏也天子以過饗元
侯康王以後昭穆之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
者卽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第時邁執競思
文三詩具在而鄭康成謂九夏詩皆亡則無從
臆斷其是否耳要其非有謂無辭明矣此所以
自王應麟詩考後諸儒蒐輯遺亡莫不以列於
逸詩也

九德之歌

林光朝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

嘏

少牢饋食禮尸嘏主人云云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
女受祿於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弗替引之

上壽親嘏云云

主人父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

按經義考既錄皇尸命工祝以下八句似不應

言言三十一
遺此二句

武宿夜

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

鄭氏康成曰武宿夜武曲名

皇氏侃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
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
熊氏安生曰武宿夜卽大武之樂也

右三禮

驪駒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既至止
舍中會諸大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
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
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
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尙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
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

師古曰意怒
故妄發言狗

者解賤
之甚也

式恥之陽醉還墜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

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歸
服氏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記客欲去歌之
驅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右大戴禮

見王式傳注
又見文選注

明明 崇禹 生開

周書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箠人造王矢玃乘黃
鉞執戈王奏庸大亨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
大亨三終甲寅謁戎殷於牧野王佩赤白旂箠人

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
開三終王定

孔氏晁曰明明崇禹生開皆詩篇名

嶠

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
稱而五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
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
爲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師曠

見太子東躡其足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
天寒足跣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
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
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云云

何自南極至於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

孔氏晁曰師曠歌新曲美王子王子述舊曲諫也
魯之柔矣

周書師曠請歸太子賜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

之曰御吾求之學也王子曰女不爲夫詩云云以是御之

馬之剛夾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取與不疑

左傳園子賦轡之柔矣

杜氏預曰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右周書

河水

詩經卷四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楚子送諸秦公享
之公子賦河水

韋氏昭曰河當作沔

杜氏預曰河水逸詩義取朝宗于海

茅鴟

左傳工誦茅鴟

杜預曰刺不敬

桑林

左傳宋以桑林享晉侯

按注以爲殷天子之樂名竊疑樂必有詩殆亦
逸之歟

祈招

左傳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其詩云云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

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右春秋左氏傳

支

周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宏欲城成周爲之告
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宏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僂
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
云云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飮歌名之曰
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

不亦難乎

夫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按支爲低歇乃樂之少章曲者或謂武王克商而作尙屬大武諸章之一非也

鳩飛

晉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公子賦黍苗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韋昭曰鳩飛小冠之首章也

右國語

徵招 角招

孟子曰齊景公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
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嗇君何尤

趙岐曰樂詩也

右孟子

哲陽 南陽 初慮 朱干 荅落 歸來 緹緹

唐傳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後闕其一

按困學記聞云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毛西河集伏氏以堯典爲唐書臯陶謨爲虞書觀其作傳說唐典爲唐傳九其篇爲虞傳可驗也

玉海引大傳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既卽位元祀巡守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伯夷爲陽伯樂

舞佻離歌曰招陽義仲之後爲義伯樂舞夔哉歌
曰南陽棄爲夏伯樂舞縵哉歌曰祁慮義叔之後
曰義伯樂舞將陽歌曰米華咎陶爲秋伯樂舞蔡
俶歌曰苓落和仲之後爲和伯樂舞元鶴歌曰歸
來垂爲冬伯樂舞丹鳳歌曰齊落後闕一人

南風

唐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

阜吾民之財兮

按舜歌南風亦見家語及尸子

招 雍 肆夏 孝成

虞夏傳維五祀定鐘石詔人聲乃勃然招樂興於
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謾然乃作大唐之歌其
樂曰云云歌者三年昭然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
義招爲賓客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

大唐之歌

卅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啾啾

鄭氏康成曰招雍皆樂章名賓入奏招主人奏雍始奏謂尸入時也納謂荐獻時也肆夏孝成皆樂章名也

按詩疏孝成作教成卅張辟雍之歌亦見樂元語

卿雲

虞夏傳維十有四祀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

之曰

卿雲爛兮紉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八伯咸進稽首曰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子一人

帝乃載歌曰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成於予論樂
配天之靈遷于聖賢莫不咸聽整乎鼓之軒乎舞之
精華既竭褰衣去之

右尚書大傳○詩攷立我烝民莫非爾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列子以爲堯康衢童
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呂氏春秋以爲舜自爲詩

麥秀

殷本紀箕子作麥秀之詩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右史記

駕辨

楚辭大招伏羲駕辨楚勞商只

文選注古曲名伏羲作琴始造此曲

右楚辭

網罟

辨樂論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魚天下歸之有

網罟之歌

豐年

辨樂論神農教民食穀有豐年之咏

右夏后元辨樂論○按網罟之歌亦見隋

樂志

三象

呂氏春秋古樂篇有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逐之乃

爲三象之詩

從詩考
例增入

八闕

葛天氏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遂草木

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
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塗山

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待女於塗山之陽乃作

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

從詩考
例增入

破斧

夏孔甲作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燕燕

有娥氏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經飛實始爲北音
晨露

湯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

右呂氏春秋

黃竹

穆天子傳天子遊黃臺之邱以觀夏后啓之所居
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云云
我徂黃竹闕員闕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

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我徂黃竹

闕

員闕爽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豕卿

皇我萬民旦夕勿窮

有皎者鶴翩翩其飛嗟我公侯

闕

勿則遷居樂甚寡

不如遷土禮樂其民

右穆天子傳○自晉陽南陽至此除三象

塗山二條皆從王氏詩考收入朱竹垞經

義考但錄舟張辟雍四語入遺句內餘俱

不錄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謂楚辭之芻辨
夏后元辨樂論之網罟豐年穆天子傳之
黃竹呂氏春秋之燕燕破斧八閩尚書大
傳之哲陽南陽初慮朱于苓落歸來綬綬
皆子書雜說且不當錄及殷以前所言亦
不爲無理然蒐采始自王氏其開創之功
不可沒故仍而不削第既錄及夏則塗山
何不與破斧同登而三象爲周公之詩乃

又遺之何也

遺句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劉氏燾曰韓有雨無極篇序曰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

朱氏彝尊曰卽雨無正之首

利無用木禍爲福先

文選注韓詩

右韓詩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劉氏安世曰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詩無素以爲絢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

朱子曰此逸詩也若以爲碩人詩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歐陽氏修曰此小雅常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
爲違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

朱子曰此逸詩也

右論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棄苜蒘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
莫不代置

我之懷矣自貽伊戚

杜注逸詩

狐裘龍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川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優哉遊哉聊以卒歲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杜注逸詩

右左傳○玩左傳襄十四年引詩曰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云逸詩也都人
士首章有之春秋孔氏正義云首章毛氏
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章蓋服虔
時三家立於學宮毛詩未立故以爲逸詩

而實非也

相彼盜且尙猶忠之

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嚴氏虞惇曰文選張華答何邵詩云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是詩周任作也李善注又云子思子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按張華詩其言明且清下接云負乘爲我戒久

揚坐自驚是所謂明且清者卽指陳力就列之
言非以其言明且清句爲周任作也沈約謂禮
緇衣篇出自子思故李善注引此詩以爲子思
作究亦未詳所出

衣錦尙綱

歐陽氏修曰衣錦尙綱文之著也邶鄘風君子偕
老之詩也君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反故
章刪其句

按中庸惡其文之著也乃釋詩之辭永叔直以
文之著也爲詩辭未詳何本朱注則以衣錦句
爲國風衛碩人鄭之丰之詩

熊氏朋來曰中庸衣錦尙綱自合注作逸詩不可
以莊姜衣錦褻衣之句遷就注之義偶同耳非可
指爲卽此詩疏謂斷截詩文則上文又不當言詩
曰矣

右禮記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諱考維祺
介爾景福

士冠禮始加祝辭

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
永受胡福

再加祝辭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
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三加祝辭

甘醴維厚嘉荐合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
壽考不忘

醴辭

旨酒既清嘉荐宜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
永乃保之

醴辭

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茲嘉爵

受天之祐

再醮辭

旨酒介芳。邇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三醮辭

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考爾宇。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

字辭

右儀禮○按經義考載少牢饋食禮設辭
讀詩質疑載家語成王冠辭謂體近於頌
也愚爲廣其例以收之故采錄及此
魚在在藻厥志在何

右大戴記

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爾廟雍雍毋忘毋凶

右周官注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小喪職欽若昊天
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右家語

鴻鵠將將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右管子

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右莊子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右晏子春秋

良工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

右列子

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

若地之固若山之永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
與天地同常

必擇其所堪必謹所堪

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

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右墨子

墨以爲明狐狸其蒼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
亡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
何恤人之言兮

涓涓源水不壅不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
乃重太息

右荀子○朱竹垞謂墨以爲明霜雪將將
鳳凰將將長夜漫兮四條俱不類三百篇

中語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

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吳師道謂是古語

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

義之經也

按此不似詩詞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按二句買直策姚本作引書則秦晉也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二句本古語非詩詞

大武遠宅不涉

右戰國策○後來編逸詩多不錄今因王

氏詩攷所採故亦仍而不削細玩之惟大

言言三十一
武遠二句似詩詞餘誠可疑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舉之

此四句與國策所引

周書將欲敗之數語相同是亦非詩詞

惟則定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

此亦不似

詩詞

無過亂門

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承輔龍反其鄉

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蓋之死于中野
○介子推賦詩云云

右呂氏春秋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夾黃
農虞夏忽焉歿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伯夷叔齊作歌云云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右史記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右漢書

綿綿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良工不得
枯死于野

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其德

此與前家語條大同

小異

右說苑

浩浩白水，悠悠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

從來馮如。

此與前管子
作大同小異

右列女傳。嚴氏讀詩，質疑載柳下惠妻。

歌茲不錄。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韞任未離。

右後漢書。

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患。

右鹽鐵論

相彼玄鳥止於陵阪仁道在邇求之無遠

右徐幹中論

大夫士琴瑟御

右白虎通德論

佞人如蟬

右集韻

逸詩目王氏詩攷後編輯者多矣其去取亦復

不一今綜貫諸家掇而錄之或名存而亡其句
或詩在而囚其名則從朱氏經義考分逸篇遺
句兩門而分列於其後○按周子醇樂府拾遺
曰孔子刪詩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豐坊世學僞本遂於
漸漸之石篇衍成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離於
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六句增爲一
章然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則

固非詩也又韓非子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
有波我欲更之無可奈何辭意頗似三百篇然
曰先聖有言則亦非詩也故前人於此二條多
未之錄今亦不敢增入云

附石鼓詩

從馬宛斯釋史今文錄出更加攷訂間取原文
注於下而諸家音義異同附焉

我同 蓬下 車既攻 王 我馬既同 我車既好 我 我馬既駒

騶音賈或作騶今作

騶餘之騶亦音賈

君子爰

以下同

獵

下同

爰獵爰游

序 應鹿速速君子之求騶

兼薛鄭皆作孫今作騶

騶

音侯薛作首騶

作首郭云應作鹵

字典此

弓弓茲以時我驅

下同

其時其來趨趨

音敷走貌或叶運

趨趨

音憲舒走意

矣

雙羅作賈郭作矣矣

音台煙塵也或曰

矣卽御

卽時騶鹿趨趨

音束其行貌

來大塗

音茨土加大道也

我驅其僕其來趨趨

音得行貌

射

其翮

同翮或屬

右鼓一

共十九句七十六字薛尚幼作第八鄭樵作第三施宿作第一今從

汧也

段下

泛泛

汧鄭叶韻

丞

丞下

彼

辰下同王肅曰
丞衆也及籀文

皮字借作被丞被淖淵卽書被丞諸之
義郭云丞卽詩丞言單單之義及作彼

淖淵鰓鯉處

之

出下

君子漁

漫

之漫漫

漫

有

又下

鯨其遊

鯨

曰

帛下

魚鱮鱮

音

其菹

菹鄭云亦作菹讀
與菹豆之菹同

底

底

鮮

施

言鱮然潔白之魚
登之於菹甚鮮也

黃白其鱮

鱮鄭作鱮
鱮作鱮

有鱮

鱮

有鮓

鮓音白或
叶音結

其胡

音拉雜肉也
鄭無作豆

孔叀

辰

也

鄭鄭云楚制

也郭作待

之變

音試歐之似
者或云音譯

洋洋

重

趨趨

鄭音博或

云音開

其魚

淮

佳下

何

同可下

維鯀維鯉何以棗之

棗原文棗包裏承蕭之曉東坡

之作

惟楊及柳

柳

右鼓二

其十七句六十八字薛作第五節作第一節作第二節云十鼓中唯

此完好

田車孔安箋

音

勒驛驛

駢音輪馬突貌

六師

帶

既簡左驂旂

旂右駢驪驪

音乾

我以濟于原

同遷下

我戎止陞

陞鄭作陣潘作

宮車其寫

寫讀如句言舍而不別也

秀弓

秀同繡敝梁所謂弓新質也成弓秀其質

言武中

時射麋豕孔庶麇鹿雉兔其原有旂

音申麇作紳古

文苑 其戎奔奔

蘇鄭作奔 或作走

大車出洛惡

豆 猷白奧

果

古澤字白澤 蘇鄭名薛作異 鄭云即思字 碧落碑思作異

我執而弗射多庶趨趨

音棟 走也 君子乃

道鄭云漢書地理志鄧水洵同五行志 薛倫道叙皆古攸字所通也 薛作迺下

同樂

右鼓三

共十八句七十四字 薛作第三 作第四施亦作第三

帥彼饜車忽

蘇疾也 薛作華 鄭云即揮字疑非

速

蘇 填

如秀弓孔

碩彤矢鏃鏃

蘇

四馬其爲六轡沃若徒

此下 駢

駢下

作 孔戾廓

蘇鄭作郭或 作廓 薛作廓

騎宣

宣 博禽

博 車載

以下 道

行

如徒如章

古文苑注言徒整布如文章也

原隰陰陽赳赳

即赳字或音池

六馬射之簇簇

簇古文苑作赳迂六馬射之簇迂注鄭云赳卽應字詩賦雜應馬簇卽集

字借作集迂作除言六馬應應然調和閒習射則矢集之發舒徐不迫也

有豨如虎獸鹿

如兕怡爾多賢陳

連廉作循字真云卽古陳字

禽奉

真雉我兕

薛作

鹿允異

右鼓四

共十八句七十二字薛作第四節作第五節亦作第四節云此鼓文

言策命諸臣也未知是否

我來日東霽雨奔沍

凝

逆湧盈

盈說文盈字

盈潔

潔同

隰

詩說考畧

卷四

聖信芳閣藏

諫郭 君子既涉

步

我馬流汧汧也

言君子將乘馬涉水而歸汧水也泛

不可以涉也

泊婁丞士駕言西

自薛作恁鄭作西

歸

通歸云即歸字文作歸

舫舟自廓徒駢連連

古文苑作舟

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極

音笈薛作枝鄭云即攝字

深以戶出於水一方丞徒程止其奔我

以徂其乃事

更訛文古文字事字

右鼓五

其十六句六十九字薛作第九鄭作第八施作第五鄭云此言煎飲

而歸

宜猷作原作周導適

登薛作徒鄭作適

我辭

郭鄭作治施云古文孝經治字

作劉與

此小異

攸除帥彼限

辨

田莽

莫薛作黠音茅郭作莽

音弁紳相糾也鄭作莫

爲非

音色三十也石本作非

里希微緇

音微支作微

緇乃晷

爾

漆栗

鼻

柞械其拔櫬

音格宗

音果說文作皓薛作格或作櫛

庸庸

韻

鳴條

亞若

葛

其華何爲所游毳毳

音義無考或作毳薛作憂鄭作蓼

水盥

別

導旨

音

樹

韻

幽

女

晤

音幽晤或謂原文作合係合薛音合鄭云即會字音變處

云碑本上從丑非從今薛鄭有孫字今本無○按會古各字無響音未詳何本

右鼓六

共五十五字句不可定薛作第七鄭作第二施作第六鄭云此向傳

師皇祐間所搜訪面得者鄭云此鼓言除道也潘延云第五鼓言也

微而歸也言除道似去先後次第
若左右相易以第六爲第一第五
爲第十則先後之序得

徒我嘽嘽然而師旅填然會同有繹以左戎障得弓

矢孔庶滔滔是熾熾薛鄭皆不音施云說文古熾字與此相類下同射夫寫

矢災薛作尖鄭作矢施作小大二字具奪雙舉井掌其徒册而薛作吁鄭作

肝來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

領復古我來攸止

右鼓七

共十五句六十二字薛作第一鄭作第九處作第七

彼走騶騶

齊音

馬廐哲哲華華雉兔位

太

多孔以微我

師氏愬愬文武可其一之

施云宿二本俱作止此作之

右鼓八

共二十七字句不可定薛作第六鄭作第七施作第八潘云此鼓最唐滅今已無文

我水既淨

滿

我道既平

兮

我行既止嘉

幽鄭作喜嘉作嘉

樹

則

剽里此起大意言水既疏導民可樹藝田可井授也

天下永寧

變

日惟丙

申旭旭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陳敷

敷

夏康康駕彼

四黃左驂馺馺右驂馺馺

鄭作馺音德正字通韻叶奕德續非連音且木文從矢有

急疾意從夫非

戢戢以奕奔

汝不執德

意

旃翰

籟

黎黎

雷又

作霽

薛作霽郭云忍是籟文羅字鄭云即穆字

旌

音

旌施施公謂大來余及如

茲邑曷

周施云訛文害字即曷字

不余及

右鼓九

其二十句八十一字薛作第二節作第十節作第九

虞

吳王云通作虞鄭云即作吳蓋沂水出於吳山故漁於沂而苾於吳也施以否非是

人憐

意

作或瑟或亟

朝轉或作朝薛釋作鼓字

夕傲惕載西載北勿掩

意

勿伐若

鄭或云卽單字鄭云卽岳字鄭作若字

而出奇進獻

獻鄭作狩

用特歸格藝祖告於太祝禘嘗受

享

享又作彛詩音高鄭云今

享致其方藝寓逢于

坤文卽圓字籍文也
潘云卽川字從鄭是

孔庶應

鹿原濕旣坦彌理曠曠

猶同曠會獸所食
處或作器作器非

大山不披

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

右鼓十

共十八句七十三字薛作第十鄭
作第六施作第十

金石之文本難盡信世傳倉頡墓石刻李斯識

八字叔孫通識十二字任昉則疑之潘登峯揚

升菴謂岫嶺山碑爲禹書王弼州則疑之都元

敬謂檀山吉日癸巳爲周穆王書趙明誠則

疑之以比于墓銅盤爲孔子書者法書苑河南

志也吾衍鄭瑗辨其非以吳季札碑爲孔子書

者張燕公張從紳蕭定也歐陽永叔秦少游董

彥遠辨其非秦漢屬近代矣董道以詛楚爲秦

文而吾子行猶謂僞作趙德甫金石錄曰西漢

文字世不多有秦漢尙爾况殷周以上乎此石

鼓文所以見疑於永叔漁仲諸人也然自唐貞

觀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曰虞褚歐陽並稱古

妙而後僞信之者踵起謂爲周宣王之獵碣者
韓愈張懷瓘寶泉也謂爲文王之鼓至宣王而
刻詩者韋應物也謂爲成王之鼓以左傳成有
岐陽之蒐證之者程琳董道也以故蘇軾趙明
誠皆信爲宣王史攔所書永叔亦謂字畫非史
籀不能書而卒以退之好古不妄爲可信至漁
仲以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而斷爲秦鼓鞞
豐沿其說遂謂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不知宣

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揚升菴曰
今石鼓乃類小篆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其合於
秦斤秦權者僞本也而金時馬子卿又辨爲字
文周所造焦弱侯更以蘇綽傳魏文十一年狩
岐陽孝武保定元年又狩岐陽命綽做大誥則
詩體倣詩可知然當時何以不刻年月豈故爲
此欺後世耶石鼓文音訓曰初在陳倉野中唐
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徙開封靖康末

金人取之以歸於燕元皇屢癸丑始置大成至
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則退之請置太學之言
驗矣按古文苑所載石鼓文稱孫巨源得於佛
書龕中蓋唐人所錄章樵爲之攷證集釋鄭樵
雖疑之而亦與薛尚幼潘廸施宿諸家咸有音
釋李西涯嘗得蘇文忠舊本李日華又云東坡
有手鈎石鼓文則自來信之而以爲可重者殆
不可枚舉况韓蘇大儒著爲歌詩極口推崇必

非無據卽承叔疑之之辭亦云其言與雅頌同
文復何所議乎昌黎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
編進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擗據星宿遺幾
娥陋儒蓋指當時采風者言二雅不載孔子無
從採取也雖矜夸過實誠如容齋所云而其爲
逸詩也信矣故從來編逸詩者明馮惟訥詩紀
外未見收錄愚特附入以爲考古者之一助○
楊升菴石鼓文音釋自序稱李東陽嘗語慎及

見東坡之本篆籀特全將爲手書上石未竟而卒慎因以東陽舊本錄而臧之金石古文亦言升菴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乃其全文當時蓋頗多信之者後陸深金臺紀開始疑其以補綴爲奇朱葵尊日下舊聞攷證古本謂六轉下沃若二字靈雨上我來自東四字皆慎所強增第六鼓第七鼓多所附益咸與小雅同文又鼓有員文郭氏云恐是臭字白澤也慎遂以惡獸

白澤入正文中尤爲欺人明證云云今按馬氏
釋史似亦從升菴今文錄出者固難免二公所
譏然愚意主蒐輯逸詩故於石刻之真僞字跡
之多少論辨姑從其畧